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五

南燕錄三

慕容鍾

慕容鍾字道明德之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竒策備德頗從之率皆中焉由是政無巨細悉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勲封北地王超既嗣位猜虐日甚政出權門

公孫五樓等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固勸超誅之鍾懼遂與段宏等謀叛事敗奔秦姚興拜為始平太守封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吏部尚書皆顯名於燕世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仕垂散騎常侍轉留臺尚書及寶僭立累遷吏部尚書蘭汗之亂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遂

出降德曰孤得青州不以爲喜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内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而謙虛博納深得大臣體度超既嗣位政出權嬖盤於遊畋多違舊章軌憲日敝殘虐滋甚孚屢與韓諲盡言匡救超不能納其後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孚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特優容之太上三年卒於家時

年七十一追贈太師謚曰文穆其所著文章多傳於世

封嵩

封嵩渤海人也仕備德為左司馬遷尚書左僕射德又以韓諱為尚書右僕射時嵩諱年並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諱弟軌為北中郎將嵩等俱拜德臨軒詔令四人同入嵩等至殿方謝德顧曰所謂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朝野榮之超初嗣位大旱太后段氏告超曰左僕射封嵩教殷丹下車訪問民間疾苦丹常

具陳孝婦不當死以致亢旱當誅姑女改葬孝婦丹如其言應時雨注後超信任姦邪不恤政事嵩遂與南海王法等謀反征南司馬卜珍言於超曰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奸超收嵩下廷尉辭及段太后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教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超聞而大怒乃車裂嵩於東門之外融叛出奔於魏

杜弘

杜弘平原人也仕德為從事中郎先是德母及兄納一作光皆在長安德遣弘如長安存問消息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效但臣父雄今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君內實忠孝

何罪之有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賊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王始

王始萊蕪人德建平四年以妖術惑衆至數千人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百官號其父固爲太上皇兄林爲征東將軍弟泰爲征西將軍德遣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禽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之曰何爲妖妄自貽族滅或問其父兄今並何在始曰太上

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過以至於此奈何臨死復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達天命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始仰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德聞而笑之謂左右曰熒惑之人死猶狂語何可不殺

張瑛

張瑛幽薊人也為辟閭渾參軍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

渾敗德擒而讓之琰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如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

王鸞

王鸞一作尹鸞濟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蹬德一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凡堪為貴人

可先以司縣試之也於是拜為逢陵長鸞到官政理修明大收民譽徵為東萊太守

麗世

麗世不知何處人仕德為光祿勲奏案豪强苛克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為之謡曰麗家之巷車馬轔轔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至何所因由性苛克寡所親

桓敞或作垣字

桓敞略陽桓道人也族姓豪强石虎時自略陽從鄴敞仕符氏為長樂國郎中令德入青州以敞為車騎長史超襲偽位其長子遵次子苗復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劉裕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順並以為太尉行參軍

張華

張華清河東武城人也有機辯仕德為給事黄門侍郎中書令屢進直言仕超至左僕射奉使至秦辭令不屈

後為劉裕所獲

張恂

張恂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慕容氏散騎常侍父瑜為僞尚書右僕射恂隨德南渡因家於齊郡之臨淄後歸仕

魏

劉昶

劉昶本平原人也世仕慕容氏昶從德南渡河因家於北海之都昌縣子奉伯為超東牟令後歸劉裕為北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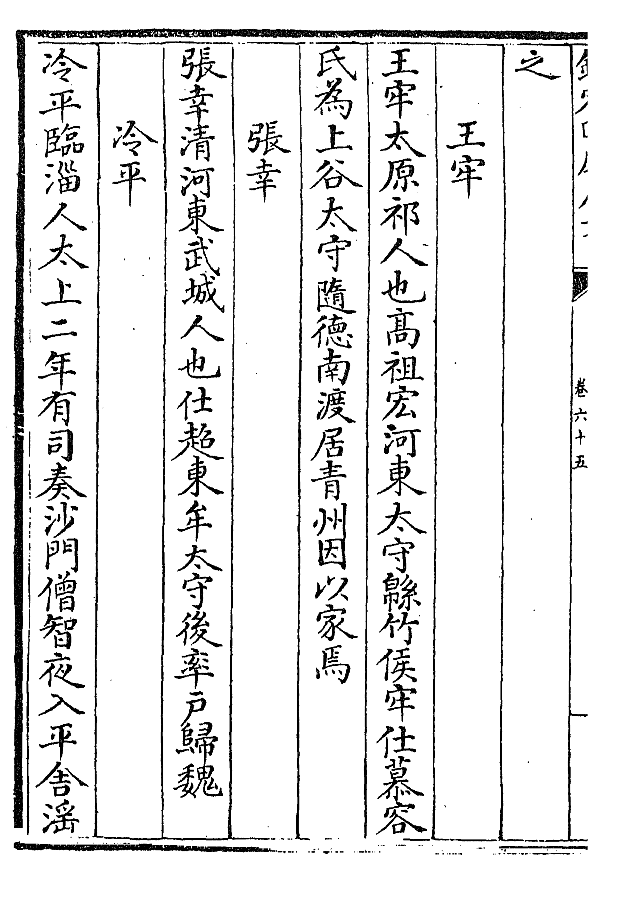
太守

傅融

傅融本清河人六世祖伷伷子遘仕後趙至太常融隨德南徙渡河遂家於磐陽為鄉里所重性豪爽不拘小節尤善屬文

李根

李根遼東襄平人也仕寶至中書監與子後智等隨德南徙渡河居於青州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以此多輕



之

王牢

王牢太原祁人也高祖宏河東太守緜竹侯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德南渡居青州因以家焉

張幸

張幸清河東武城人也仕趙東牟太守後率戶歸魏

泠平

泠平臨淄人太上二年有司奏沙門僧智夜入平舍謀

其寡嫂李氏平與弟安國殺之郡縣按平兄弟欲以一人坐殺人論死而平安國各引自殺讓生競死義形急難且手殺罪人宜並加原宥趙詔俱赦之

高軌

高軌本渤海蓚人也隨德渡河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

王景暉

王景暉秦太史令高魯之甥也初同魯在秦魯遣暉隨

德使劉藻獻玉璽於德遂留仕德後著南燕錄六卷行於世

慕容氏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少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於豐豐為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居歸將改適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逼

我改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歸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曰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反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輓歌之聲慟絕良久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五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六

夏錄一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魏書云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北人言屈孑者卑下也曾祖鐵弗劉虎南單于苗裔右賢王去卑之孫北部帥劉猛之從子劉淵之族也居於新興虒慮之北北人謂父為鮮卑母為鐵弗因以母號為姓猛死子副崙奔魏虎

父誥汁爰世領南落誥汁爰一名訓兜兜字或作皃字汁爰死虎遂代焉虎一名烏洛孤始臣附於魏自以衆落稍多舉兵外叛平文帝諱鬱律與晉并州刺史劉琨共討之虎走據朔方歸附劉聰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將復渡河侵魏西部平文帝逆擊大破之遂出塞表昭成諱什翼揵初虎又寇西部帝遣軍逆討又大破之虎尋死子務桓代領部落遣使附魏務桓一名豹子招集部落復為諸部

之雄石虎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將軍右賢王丁零單于務桓死弟閼陋頭代立其後務桓子悉勿祈逐閼陋頭而自立悉勿祈死弟衛辰代立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狡猾多變既立之後入居塞内昭成以女妻之後通於秦苻堅以為左賢王遣使詣堅請求田地春去秋來堅許之後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堅堅讓歸之尋復背堅專心歸魏舉兵伐秦堅遣其將鄧羌討擒之衛辰復降於秦堅自至朔方署為夏陽公統其部

落衛辰以堅還復其國復附於堅雖於魏貢使不絕而誠敬有乖魏因討破之收其部落十有六七衛辰走奔於秦堅送還朔方遣兵戍守遂以衛辰為鄉導寇魏南境魏師敗績因分國人為二部自河以西屬之劉衛辰自河以東屬之劉庫仁堅復以衛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代來城秦末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慕容永據長子拜衛辰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朔州牧朔方王姚萇亦遣使結好拜衛辰

使持節都督北朔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幽州牧河西王後衛辰遣子力俟提（魏書作直力鞮）寇魏南部其衆八九萬太祖（諱珪）軍士五六千人為其所圍乃以車為方營且戰且前大破之於鐵岐山南力俟提單騎而走獲牛馬二十餘萬乘勝逐北自五原金津南渡河徑造代來居民駭亂部落奔潰遂入衛辰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驚遁乃分遣諸將輕騎追之陳留公元虔南至白鹽池虜衛辰家屬將軍伊謂至木根山擒力俟提盡并其衆

衛辰單騎遁走為其部下所殺先是河水赤如血衛辰惡之及衛辰之亡誅其族黨並投之於河勃勃衛辰第三子也奔於叱干部帥叱干他斗伏魏書作薛干部大悉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乃馳諫曰鳥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救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簒勃勃於路送之於秦秦高平公破多羅没奕干以女妻之勃勃

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尤辯慧魁岸美丰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尋遷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干鎮高平議以貳城朔方雜夷及衛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興弟邕固諫以為不可乃止頃之復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會太祖歸所虜秦將唐小方於秦興議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疋以贖狄伯支

太祖許之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乃謀叛秦時河西鮮卑柔然可汗社崘獻馬八千疋於秦濟河至大城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偽獵於高平川因襲殺没奕干而并其衆衆至數萬

龍昇元年夏六月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大赦境内殊死巳下建元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國稱大夏時晉義熙二年也以長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封魏公叱干阿利為

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一作升）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其餘授任各以次差冬十月勃勃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然後大業可成高平山川險固土田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

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且其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衆寡非敵亡可立俟不如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畧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我乎於是掠取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敢晝啟十一月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

檀不許勃勃大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頭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鷙御軍齊整通典作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若從溫圍北渡趨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仇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寳若山窘敝之餘人懷貪競不能督勵

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彼必土崩瓦解柰何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沮衆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勒衆逆戰大破傉檀於百井追奔八十餘里殺傷士衆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積人頭而封之以為京觀號曰髑髏臺還於嶺北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俘斬五千七百人

龍昇二年夏五月秦遣將齊難等率衆二萬來伐秋七月勃勃聞秦兵旦夕將至退保河西齊難以去勃勃既遠縱兵野掠勃勃全軍覆之（一云潛師襲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兵仗難引軍退走勃勃復追擊於木城拔之擒難俘其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疋於是嶺北夷夏降附者以數萬計勃勃皆拜置守宰以撫之

龍昇三年夏四月勃勃率騎二萬攻秦入高國及於五井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秋

九月秦姚興自率兵來伐至貳城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候秦軍未集乘虛奄襲興大懼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别將姚榆生等來追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奚不肯屈遂自刎死復攻秦將王洛生（或作金洛生）於黄石固彌姐豪地（一作亭地）於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戶於大城以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

龍昇四年春三月遣尚書胡金纂率騎二萬攻平凉姚興率兵來救金纂力戰而死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秦北中郎將姚廣都於定陽拔之擒廣都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進攻秦隴又破白崖堡遂趨清水秦將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奔上邽徙其民萬六千戸於大城姚興自安定來追至壽渠川不克而退是歳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

龍昇五年春正月秦安北將軍姚詳棄貳城屯杏川勃勃逼之糧盡委守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奕干要擊執之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

龍昇六年春二月勃勃率騎三萬南攻安定破秦尚書楊佛嵩於青石北原降其衆三萬五千獲戎馬二萬疋進攻秦將党智隆於東鄉降之署智隆為光祿勲徙三千餘戶於貳城秦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

勃勃善之拜為軍師中郎將夏六月勃勃欲因河南王乞伏乾歸之喪率兵攻熾磐王買德曰熾磐吾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而又伐之匹夫且猶恥為況萬乘乎勃勃乃止冬十月秦姚興以楊佛嵩為安遠將軍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來擊嵩敗死之

鳳翔元年春三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鳳翔水經註作龍昇七年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餘戶改築都城於朔方水之北黑水之南名曰統萬城下書

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萬堵斯作克成弗遠宜有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視民如草芥乃蒸土加功以錐刺之錐入一寸即殺作人而并築之刺之不入即殺行錐者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使造五兵之器鋭利尤甚乃咸百鍊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則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五口背上為龍雀大環兼以金鏤作

一龍形長三尺九寸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
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
如風靡草威服九域世甚珍之復鑄銅為一大鼓及飛
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形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
凡殺工匠數千餘人以是器物莫不精麗又鑿滌漣池
於三交夏五月雨魚於統萬時興役尤煩民不堪命勃
勃恥姓鐵弗乃改為赫連氏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
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從

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夫帝王者係天為子其為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窮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冬十二月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璝一作墳為太子封子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鳳翔二年春正月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鳳翔三年春三月勃勃攻秦將姚逵於杏城二旬拔之
執逵及别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尹敵等坑士卒二
萬人夏五月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河西王沮渠
蒙遜結盟其辭曰自金晉數終禍纒九服趙魏為長蛇
之墟秦隴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為茂草蠢爾羣生
罔知憑頼上天悔禍運屬二家封疆密邇道會義親宜
敦和好弘康世難爰自終古有國有家非盟誓無以昭

神祇之心非斷金無以定終始之好然晉楚之成吳蜀之約咸口血未乾而尋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終而有篤愛之心音一交而懷傾蓋之顧息風塵之警同克濟之誠戮力矢心共濟六合若天下有事則雙振義旗區域既清則並敦魯衛夷險相赴交易有無爰及子孫永崇斯好蒙遜遣弟湟河太守沮渠漢平來盟秋九月勃勃遣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周都遂入新平秦廣平公姚弼與戰於龍尾堡建敗被禽

鳳翔四年夏六月勃勃聞秦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擊上邽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嵩敗死勃勃遂進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秦州刺史姚平都一作軍都及將士五千人因毀其城轉攻陰密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子太原公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秦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戶五萬據城來降勃勃署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將軍羊苟兒配以鮮卑五千鎮之進攻

秦鎮西將軍姚諶於雍城諶委鎮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秦遣東平公姚紹及征虜將軍尹昭一作伊昭等將步騎五萬來拒勃勃勃勃退如安定胡儼閉門拒之襲殺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城降秦紹等進攻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去勃勃引歸杏城復遣兄子提南侵池陽秦車騎將軍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將軍蛇玄率衆追擊提敗遁還秋七月勃勃聞太尉劉裕伐秦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並進且裕有高世之畧

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既尅長安利在速返不能久留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如拾遺耳不足復勞吾士馬也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

鳳翔五年春三月勃勃進據安定秦嶺北鎮戍郡縣皆降遂盡有嶺北之地秋九月劉裕滅秦入於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中書侍郎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

裕裕覽其書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儀容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冬十月勃勃還統萬十一月太尉裕留次子桂陽公義真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鎮長安以諮議參軍王脩為長史王鎮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扶風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閏月勃勃聞裕東歸大

熹（具買德傳）乃以太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向長安前將軍太原公昌屯兵潼關以軍師中郎將王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伐青泥自率大軍爲之後繼

昌武元年春正月太子璝至渭陽關中士民降者屬路劉義真遣龍驤將軍扶風（一作始平）太守沈田子率衆逆戰璝擊敗之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司馬王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修曰劉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共思

戮力今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乎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甚懼遂與鎮惡不平初裕將東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又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虎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至是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師於涇上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

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出城俱會於寧朔將軍傅弘之一作建威將軍壘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為安西司馬夏四月傅弘之大破璝於渭陽一作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津一作渡斬獲甚衆璝兵退遁秋九月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

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殺修由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悉召外軍入長安城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瓉瓉夜襲擊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太尉裕聞之大懼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鎮洛陽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

不可守當與義真俱歸也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冬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至於灞上雍州别駕韋華降於勃勃百姓共逐齡石而迎勃勃入長安齡石乃焚燒長安宫殿奔於潼關璝率衆三萬追擊義真傅弘之謂義真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將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璝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於青

泥北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衆寡不敵皆為撫軍長史王買德所擒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為買德所獲義真行在前會日暮虜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絶望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畧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

弘之不屈時天大寒勃勃祼之弘之叫罵而死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遂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於是大饗將士於長安舉觴以謝王買德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十二月晉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於潼關之曹公故壘朱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坂聞齡石所在亦奔投之太原公昌進攻敬壘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泣曰人

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於長安勃勃殺之勃勃既破關中斬戮無數時有沙門曇始亦遇其害而刃不能傷勃勃異之遂赦沙門於是羣臣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遺冦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側陋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朕薄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遂築壇於灞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境

内殊死已下改元昌武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魏太宗與崔浩論近世君臣因問浩曰屈丏何如浩曰屈丏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强隣報仇雪恥乃結怨于蠕蠕背德于姚興檄豎小人無大經畧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太宗大悅屈丏前作屈子

真興元年春正月勃勃遣將軍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於蒲坂德祖不能禦全軍歸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於長安二月徵

隱士韋玄玄既至懼而禮拜甚過勃勃怒而殺之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山河四塞沃饒險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我風俗畧同壤境隣接自統萬去魏境裁數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恐有不守之憂若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而西諸卿特未見及此耳羣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太子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録南臺尚書事鎮長安勃勃因田於三交至涤連池遂還萬統以

宮殿大成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又改元真興刻石都南命秘書監胡義周頌紀功德勃勃好自矜大名其四門南曰朝宋門東曰招魏門西曰服涼門北曰平朔門勃勃遣騎三千攻魏河西魏遣散騎常侍丘堆自并州與故秦遊擊將軍王洛生等來拒奔還夏四月吐谷渾覔地聚衆六千於弱水南遣使來降勃勃拜爲弱水護軍

真興二年夏五月雨魚於統萬冬十月起冲天臺於統

萬南山欲登之以望長安追尊高祖詰汁爰為元皇帝

曾祖虎為景皇帝祖務桓為宣皇帝父衛辰為桓皇帝

廟號太祖母苻氏為桓文皇后

真興三年

真興四年

真興五年

真興六年冬十二月勃勃將廢太子璝為秦王而立少

子酒泉公倫為太子璝聞將廢已自長安率衆七萬北

伐倫倫率騎三萬拒之戰於高平為瓚所敗倫死之勃勃中子太原公昌率騎一萬襲殺瓚遂併其衆八萬五千歸於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為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視民如草芥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忌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絶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頼真興七年夏六月太廟崩陷秋七月勃勃寢疾既而疾甚輦昇永安殿召羣臣屬以後事八月癸卯卒時年四

十五在位十九年偽謚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勃勃僭立十三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二年死是魏世祖始光二年也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七

夏錄二

赫連昌

赫連昌字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也鳳翔元年封太原公為前將軍鎮潼關後率衆襲殺太子璝遂立為太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真興七年秋八月勃勃死昌即偽位於永安殿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承光承字

一作永自餘文武進位各有差

承先二年春正月西秦王乞伏熾磐遣使如魏請舉兵來伐夏六月世祖諱燾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蝚蠕一作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蝚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不然蝚蠕鳥集獸逃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暴人神所棄宜

先伐之尚書劉潔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世祖乃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隂山東至和兠山而還秋七月査城劉渚川有青石大如馬頭浮在水逆流而行人見而送之八月世祖還平城九月世祖聞勃勃諸子相攻關中大亂國人不安乃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鈎巳而行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

失也嵩固爭之世祖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
之於是遣司空奚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
人襲蒲坂勑黑矟將軍新安侯于栗磾與宋兵將軍交
阯侯周幾率萬人襲陝城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鄉導世
祖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訪於崔浩曰
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
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曰順誠有籌畧實如聖旨然
臣與之姻婚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任世祖乃

止冬十月丁已世祖發平城十一月臨雲中至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來襲統萬壬午値冬至日昌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進次黒水去城三十餘里昌乃出戰世祖馳往擊之昌敗與數十騎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内三郎豆代田率衆乘勝入宫焚其西門宫門閉代田踰宫門而出世祖拜代田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出剽掠居民殺獲萬餘得生口牛馬十餘萬世祖謂諸將曰統萬未可

得也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從萬餘戸於平城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坂守將東平公乙升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至統萬見魏軍巳圍其城還告乙升曰統萬巳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奔長安斤遂克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堵如故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十二月奚斤又西據長安秦雍氐

羌皆詣斤乞降斤悉安撫之

承光三年春正月乙酉世祖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傷死能至平城者十纔六七己亥世祖如幽州昌弟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世祖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昌二月世祖還平城三月丙子世祖遣高涼王禮鎮長安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浮橋於君子津夏四月魏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世祖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

生宗正娥清等將步騎三萬為前驅常山王素太僕丘堆將軍元太毗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等將步騎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五月發兵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壬午至拔鄰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兼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旦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世祖曰夫用

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一時俱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路非上策也朕以輕騎直抵其城下彼先聞有步兵而徒見騎至必當寛弛吾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復有黄河之險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戊戌軍至統萬次於黒水分軍伏於深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

子玉出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等然後徐往内外擊之何有不濟故夏主堅守以待之世祖聞之怒甚退軍城北示之以弱遣宗正娥清及永昌王健等分騎五千西掠居民會軍士有得罪亡入昌城言官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昌信其言甲辰引步騎三萬出城逆戰魏司徒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陣難陷宜避其鋒且縱步兵一時奮擊世祖曰不然吾遠來

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
也遂收軍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
兩翼行五六里世祖衝之昌陳兵不動稍復前行會有
風雨從東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世
祖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
士饑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俟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
言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
軍已絕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

祖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世祖馬蹶而墜幾為昌兵所執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昌兵乃退世祖騰馬得上刺昌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中掌奮擊不輟昌兵大潰不及入城將麾下數百騎西南走遁遂奔上邽魏乘勝追逐至於城北殺昌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世祖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世祖入城昌衆覺之諸門悉閉世祖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

槊上世祖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已暮昌尚書僕射
問至跋城奉昌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昌至於高
平不及而還乙巳世祖入城獲昌所署公卿將校及其
諸母姊妹妻妾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
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以昌宮人及生口
金銀珍玩布帛頒賜將士各有差時魏騎都尉代人來
大千共長孫道生與昌交戰道生馬倒為昌所擊大千
馳救昌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得免初勃勃性豪侈

好治宫室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宫墻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世祖顧謂羣臣曰蕞爾小國而用民如此雖欲不亡其可得乎擒昌尚書王買德薛超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淵辯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修之及西秦將軍庫洛干乃歸庫洛干於秦以毛修之善烹調用為大官令世祖見著作郎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勃勃太過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

耶當速推之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世祖納勃勃三女為貴人宜城王司空奚斤與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世祖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畧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西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清等攻貳城守將堅守不下清等攻拔之世祖詔斤等班師斤上疏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世祖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

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幷留娥清丘堆使共擊之辛酉世祖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秋七月蠕蠕寇雲中聞昌已破懼而引還

承光四年春二月魏平北將軍尉眷攻昌於上邽昌退屯平涼司空奚斤進軍安定與娥清丘堆軍合時安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

遣丘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

警備昌襲擊之堆敗以數百騎還城昌遂驕矜乘勝日

至城下抄掠芻牧者不得出諸將患之監軍安頡曰本

受詔誅賊今反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

法誅進退皆無生路而王公諸將晏然曾不為計將何

以報恩塞責斤曰今若出戰軍士無馬以歩擊騎力誠

不足終無捷理當須京師救騎至然後歩陳擊於內騎

兵襲於外所謂萬全之計也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而

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饑色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何救騎之可待也等於就死當以戰死寧可坐而受困乎斤猶以馬少為辭頡曰今兵雖無馬但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騎頡請募壯勇敢死士出擊之縱不能破敵亦可以挫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進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往赴之會天大風揚塵

晝晦士衆皆亂昌退走頡等追擊之昌馬蹶而墜頡遂擒之三月癸酉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辛巳弼等以昌至於平城館之於西宮門内器用皆給以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世祖常使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深入山澗共逐一鹿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世祖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進封秦王後坐謀反被誅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八

夏録三

赫連定

赫連定小字直獖勃勃之第五子也凶暴無賴鳳翔元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鎮長安既而率衆赴安定進爵為王遷大將軍領司徒昌為魏所敗定遂收其餘衆數萬還據平涼遂僣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承光

四年為勝光元年進征南大將軍白蘭王吐谷渾慕璝為開府儀同三司河南王魏宜城王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功不在己深恥之乃舍輜重齎三日糧輕騎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還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定軍將適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定具告其實定知魏軍食少無水乃設伏於隴山彈箏谷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

斤敗棄輜重奔長安尋與高涼王禮棄長安偕奔蒲坂定復取長安世祖大怒命建節將軍西平公安頡持節斬丘堆代將其衆鎮蒲坂以拒之夏四月定遣使請和於魏世祖以詔諭之使降

勝光二年春正月定弟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夏五月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冬十月畋於陰槃定少兇暴無賴不為勃勃所知乃登苛藍山苛一作可望統萬而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定旁定令射之一無所獲定惡之曰所見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勝光三年春三月壬寅世祖封昌為秦王秋九月己丑定遣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率衆來擊擒別將王章殺萬餘人謂以代遁還定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詣宋求和乃與劉義隆約合兵滅

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恒山以西屬夏義隆遣將到彦之率衆寇河南為定聲援世祖聞之乃攝河南三鎮北渡彦之遂列守南岸至於衡關冬十月世祖治兵將謀伐定羣臣咸諫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巳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來襲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以問崔浩浩曰劉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濟(一作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志(一作心字)虛聲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

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自當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而觀儜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甲辰世祖如統萬進軍平涼次於涇南遣安西將軍古弼

與侍中張黎攻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十一月
乙酉世祖進攻平涼定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世祖
使其兄昌招諭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趨
安定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等
相遇弼偽退以誘之定追擊之世祖使高車勅勒馳擊
定定遂大敗斬首數千級定還走登鶉觚原方陣以自
固魏軍四面圍之數日斷其水道定不得水人馬饑渴
丁酉引軍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破之定衆大

敗死者萬餘人定中重創單馬遁走收其餘衆掠民五萬戸西奔上邽世祖獲其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將士以下百餘人是日弼等乘勝進攻安定定從兄東平公乙升棄城奔長安驅掠數千家西奔上邽巳亥世祖入安定獲乞伏熾磐質子及定車旗簿其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西秦畧陽太守楊顯以郡降定丁卯定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面縛出降遂克平涼收其珍寶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

等獻於世祖世祖以定后賜代田命斤滕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内都幢將定所署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世祖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缺鎮長安壬申世祖東還

勝光四年春正月定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帥騎一萬攻南安乞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夏六月定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餘人定畏魏軍之逼

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河南王吐谷渾慕璝因戎狄之東面以爭天下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寅帥衆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秋八月慕璝遣侍郎謝大寧奉表於魏請送赫連定己丑世祖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其明年春三月壬申慕璝送定至魏世祖殺之是魏延和元年也初勃勃僭號龍昇歲在丁未至定滅亡歲在辛未凡二十五年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九

夏録四

胡義周

胡義周安定臨涇人也博涉經史尤善屬文初仕秦姚泓為黄門侍郎以文章著稱泓滅遂仕於勃勃為秘書監勃勃作統萬城義周為之銘頌其功德曰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業道積慶隆者必享無疆之祚昔在

陶唐數終厄運我皇祖大禹以至聖之資當經綸之會鑿龍門而闢伊闕疏三江而決九河夷一元之窮災拯六合之沈溺鴻績侔於天地神功邁於造化故二儀降祉三靈叶贊揖讓受終光啟有夏傳世二十歷載四百賢辟相承哲王繼軌徽猷冠於玄古高範煥乎疇昔而道無常夷數或屯險王桀不綱綱漏殷氏用一作遂字使金暉絶於中天神轡輟於促路然純曜未渝慶緜萬祀龍飛漠南鳳峙朔北長轡遠馭則西罩崑山之外密網遐

張則東絙滄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餘載雖三統迭制於崤函五德革運於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爲爭奪之藪而幽朔謐爾主有常尊於上海岱晏然岱一作代一物無異望於下故能控弦之衆百有餘萬躍馬長驅鼓行秦趙使中原疲於奔命諸夏不得高枕爲日久矣是以偏師甫整擬涇陽摧隆周之鋒赫斯一奮平城挫漢祖之鋭雖覇王繼蹤猶朝日之升扶桑升或作照英豪接踵若夕月之澄濛汜澄或作登自開闢已來未始聞也非夫卜世與

乾坤比長鴻基與山嶽齊固孰能本枝於千葉重光於

禴祀履寒霜而踰榮蒙重氛而彌耀者哉於是玄符告

徵大猷有會我皇誕命世之期膺天縱之運仰協天休

俯順時望龍昇北京則義風蓋於九區鳳翔天域則威

聲格於八表屬姦雄鼎峙之秋當羣兇嶽立之際昧旦

臨朝日旰忘膳運籌命將舉無遺筴親御六戎則有征

無戰故偽秦以三世之資喪寇於關隴河源望旗而委

質北虜欽風而納款德音著於柔服威刑張一作彰於伐

叛文教與武功並宣俎豆與干戈俱運五稔之間道風
弘著曁乎七載而王猷允協乃遠惟周文啟經始之基
近詳山川究形勝之地遂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背名山
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髙隅隱日崇墉際雲石郭
天池周縣千里其為獨守之形險絶之狀固以遠邁於
咸陽超美於周洛若乃廣五郊之義尊七廟之制崇左
社之規建右稷之禮御太一以繕明堂模帝座而營露
寢閶闔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華林靈沼崇臺

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囿可以蔭映萬邦光覆四海莫不鬱然並建森然畢備若紫微之帶皇穹閶風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羣黎士庶僉以爲重威之式有闕前王於是延王爾之奇工命班輸之妙匠搜文梓於鄧林採繡石於恒嶽九域貢以金銀八方獻其瓌寶親運神奇叅制規矩營離宮於路寢之南起别殿於永安之北高構千尋崇基萬仞玄棟鏤棍若騰虹之揚眉飛簷舒咢似翔鵬之矯翼二序既啟而五時之座開四隅陳設而

一御之位建温宫膠葛涼殿峥嶸絡以隋珠綷以金鏡
雖曦望互昇於表而中無晝夜之殊陰陽迭更於外而
内無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為其名博辯者不能究
其稱斯蓋神明之所規模非人工之所經制若乃尋名
以求類跡狀以效真據質以究名形疑妙出雖如來須
彌之寶塔帝釋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麗方其飾
矣昔周宣考室而詠於詩人閟宫有侐而頌聲是作況
乃太微肇制清都啟建軌一文昌舊章惟始咸秩百神

賔享萬國羣生開其耳目天下詠其來蘇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刋之金石哉乃樹銘都邑敷讃碩美俾皇風振於來葉聖庸垂乎不朽其辭曰於赫靈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聖功仁被蒼生德格玄穹帝錫玄珪揖讓受終哲王繼軌光闡徽風道無常夷數或不競金精南邁天輝北映靈祉踰昌世業彌盛惟祖惟父克廣休命如彼日月連光接鏡玄符瑞德乾運有歸誕鍾我后應圖龍飛落落神武恢恢聖姿名教內敷羣妖外夷化光

四表威截九圍封畿之制王者常經乃延輸爾肇建帝京土包上壤地跨勝形庶民子來不日而成崇臺霄峙秀闕雲亭千榭連隅萬閣接屏晃若晨曦昭如列星離宮既作別宇云施爰構崇明仰準乾儀懸甍風閱飛軒雲垂温室嵯峨層城參差楹雕虬獸節鏤龍螭瑩以寶璞飾以珍奇稱因褒著名由實揚偉哉皇室盛矣厥章義高靈臺美隆未央邁軌三五貽則霸王永世垂範億載彌光皆義周之辭也又有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其

子方回仕勃勃中書侍郎

王買德

王買德初仕秦姚興鎮北參軍勃勃克貳城買德率衆來奔勃勃謂之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輝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興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思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况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

漢皇聖畧邁於魏祖而不於天啟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國猶固深願且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即拜為軍師中郎將後勃勃欲因西秦乞伏熾磐之喪議率衆討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國新遭大喪吾不能恤今反伐之豈所謂乘理而動上感靈和之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且猶恥為況萬乘乎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乎其後劉裕滅秦姚泓遂據長安留子義真守

之勃勃謂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其方畧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鎮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此天以關中賜陛下機不可失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北之衝要宜先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峽絶其水陸之道徐傳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

迎王師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定也勃勃曰善遂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而自率衆攻拔長安義真敗走買德獲其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及司馬毛修之勃勃遂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筭無遺策矣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拜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

趙逸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禄大夫父昌石勒時為黄門侍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歴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馬從征勑勑難敗逸為勑勑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為文譽勑勑太過怒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後仕於魏逸兄温字思恭

博學有高名仕姚泓天水太守泓敗没于氐王楊難當

韋玄

韋玄字祖思京兆人也隠居養志恬澹寡欲博渉經史尤善屬文姚興備禮致之見興不拜興亦重其志操厚為之禮劉裕辟為相國掾宋臺通直郎亦不就勃勃克長安遣使徵為太子庶子既至恭懼過禮欲以逭禍勃勃大怒曰吾以國士徵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為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

吾死之後汝輩美筆當置吾於何地耶遂殺之

張淵

張淵不知何處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遂仕姚興父子為靈臺令泓滅入仕赫連勃勃復任淵為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徐辨俱見獲淵因觀星嘗作觀象賦其詞曰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覩紫宫之環周嘉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虚中之迢迢觀閣道之穹窿想

靈駕之電飄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鑒璣衡南覩
太微三台皦皦以雙列皇座冏冏以垂暉虎賁執銳於
前階常陳屯聚于後闈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仰見造
父爰及王良傅說登天而騎尾奚仲托精於津陽織女
朗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五車亭柱於畢陰兩河
俠井而相望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悉置
儲貳副天廷延三吏論道納言各有攸司將相論次以
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天街分中外之境四七列九土

之異左則天紀槍棓棓一作梧攝提大角二咸防斧七公理獄庫樓炯炯以著明騎官騰驤而奮足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磥落而雹爓于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明堂配帝靈臺考符丈人極陽而恍惚子孫嘒嘒於參隅天狗接狼以吠守野雞伺晨於參墟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有秩御宮典儀女史執筆內平秉禮以伺邪天牢禁姦而察失于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扶匡照曜麗珠瑚珍人星麗玄以閑逸哭泣連屬

而趨墳河鼓震雷以硠磕縢蛇蟠縈而輪菌於是周章
高眄還旋辰極既覿鈎陳中禁復覩天帝休息漸臺可
升離宫可即酒旗建醇醪之旌女牀列窈窕之色輦道
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其列星之表五車之
間乃有咸池鴻沼玉井天淵建樹百果竹林在焉江河
炳著于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神鼉曜甲于清泠龍魚
摛光以暎連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彼絲竹為帝
娛懽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倏煜而暉爛弧精引弓以

持満狼星揺動於霄端其外則燕秦齊趙列國之名雷電霹靂雨落雲征陳車策駕于氐南天駟逞步於太清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廪區别而殊形内則尚書大理太乙天乙之宫柱下著述傳示無窮六甲候大帝之所須内厨進御膳於皇躬天船横漢以普濟積水候災於其中陰陽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其皇極而闡玄風恢恢太虚寥寥帝庭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乃命熒惑伺彼驕盈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于水衡金火時出以成

緯七宿匡衛而為經暐曄昱其並曜粲若三春之榮覩夫天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歸邪繽紛飛流雹舉妖星起則殃及晉平蛇乘龍則禍連周楚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于衛午乃有欽明光被塡逆水府洪波滔天功隆大禹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蓋象外之妙不可以粗理尋重玄之內難以熒燎覩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響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擒朗魯陽指麾

而曜靈為之迴駕嚴陵來遊而客氣著於乾象斯皆至感動於神祇誠應效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光是知星中定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陰精乘箕則大風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譬如晉鐘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若夫冥車濳駕時乘六虬大儀迴運萬象俱流北斗俄其西傾羣星忽以匿幽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周爾乃凝神遠矚矖目八荒察之天象視之渺茫

狀若混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覩滄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旁于是乎夜對山水棲心高鏡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嘉黄星之靡錯明虞舜之無競疇吕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翊聖欽管仲之察微見虗危而知命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壯漢祖之入秦竒五緯之聚映爾乃歷象既周相佯巖際尋圖籍之所紀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讖告于昏世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彗恒不見

以周衰枉蛇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胡淵

胡淵安定臨涇人也仕勃勃給事黄門侍郎父畧仕秦姚興渤海公逵平北諮議參軍魏平統萬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為河州刺史

費峻

費峻代人也仕勃勃為寧東將軍護羌校尉後率衆歸
魏

韓者

韓者字黃耇安定安武人也仕勃勃為并州刺史後歸
仕魏

十六國春秋卷六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

前涼録一

張軌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著聞祖烈魏外黄令父温為太官令母隴西辛氏軌少好學明經有器量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字士安友善隱於宜陽女几山太始初受叔父錫官

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重之謂安定中正為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與京兆杜預以聽注易遣之太康中為尚書郎太子洗馬中庶子累遷散騎常侍征西將軍司馬軌以晉室多難陰圖保據河西追竇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觀軌投筴大喜曰霸者之兆乃求為凉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寧初出為持節護羌校尉凉州刺史於時鮮卑反叛寇盜縱横軌到官即

討破之斬首萬級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課農桑拔賢才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置崇文祭酒位視别駕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以教之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成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馬忠赴屍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

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慚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封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惠帝西略軌遣使貢其方物加號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戶

光熙元年冬十一月惠帝崩軌遣長史北宮純司馬張纂别駕陰監奉表京師是歲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漢末

博士燉煌侯瑾謂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於泉上與東門正相望又有客相印曰祚傳子孫長有西夏闕洛傾陷涼土獨全至是張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胥言於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耽之軌從馬遣中督護汜瑗帥衆二萬討稚先遣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宜戮力勤王適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内侮吾董任一方義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發伐木之感心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單馬軍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乃詣軍門降遣太府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司馬模模甚悦遺軌以帝所賜劍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永嘉二年夏五月王彌帥衆寇洛陽軌遣督護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帥州軍入衛京師純等募勇士千餘人突陳擊彌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京師為之歌曰涼州大馬横行天下涼州鴟苕冦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

永嘉三年冬十月辛酉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攻漢壁斬淵征虜將軍呼延顥

永嘉四年冬十一月黄龍出於臨羌河發水昇天身長

十餘丈張掖臨松山後魏太和中置臨松郡故城在此山下有石如張掖字掖字漸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又蘭池送玄石大如九破之中有必字青點白文書之又姑臧送玄石白點如星成二十八宿嘉麥一莖九穗生於姑臧於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獨軌遣使貢獻歲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

永嘉五年軌患風疾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別駕麴

晁欲專威福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司馬模稱軌廢疾不堪視事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土汝何德以代之也龕乃止隴西内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志在涼州遂託疾歸河西隂圖代軌乃與兄酒泉太守張鎮及西平太守曹祛謀圖為輔車之勢密遣使詣京師鎮祛等上疏更請刺史未報先移檄廢軌以軍司馬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下令曰

吾在州八年不能靖綏區域又值中州喪亂秦隴倒懸加以疾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但負荷重任未便輙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闕便速脂轄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頼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軌默然融等遂出戒嚴武威太守張琠遣子坦馳詣京師表曰魏尚安邊

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遣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為劉陶守闕者十人刺史之蒞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騷動一方會軌子實來自京師遂以實為中督護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先往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河西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河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

萬之軍已臨近境惟全老親存門戸輸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實歸罪實南討曹祛走之朝廷得鎮疏以侍中表瑜為涼州刺史治中陰澹率數十人馳詣長安皆割耳於盤上訴軌之被誣南陽王司馬模表請停瑜會張坦至自京師亦上表留軌朝廷優詔勞軌依模所表且命誅曹祛軌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實帥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張越奔鄴别遣從事田逈王豐帥騎八百自

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拒之戰於黄阪實詭道出浩亹戰於破羌斬祛及牙門田嚚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於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良者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禄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毯布

三萬戶冬十一月帝遣使者進拜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寔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命未至而劉曜攻陷長安一作王彌遂逼洛陽遷帝於平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往衛京師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乃上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統武興大城烏支襄武晏然新鄣平狄司監等縣又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統晉興枹罕永固臨津臨鄣廣昌大夏

遂興罕唐左南等縣以居之
永嘉六年春三月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
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翼戴晉室必當
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
也會聞秦王司馬業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構危遷
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
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
明同款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

騎二萬徑趨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將竇搴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瑛帥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於臨晉秋九月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軌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司空封西平公邑三千戶固辭不受金城太守胡㫤叛遣督護宋毅治中令狐瀏討之濟河中流白魚入船瀏曰魚鱗物虜必解甲歸我矣㫤請降軌宥之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絕使命實與宋配等擊破之西平王叔與曹袪餘黨麴儒

等劫前福禄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彝東應裴苞實廻
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復與苞戰於狹西大敗之
枹奔桑凶塢是歲枹罕令嚴羌妾產一龍一鶯鶯尋飛
去龍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風吹拔張掖郡大樹經宿還
立故處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言於
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所以明國憲勵殊
勲天下崩亂皇輿幸遷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
懷嘉命屢集宜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實平麴儒

從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絶其根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絶後患實不納儒黨果叛實進平之

建興元年夏四月愍帝即位於長安遣使詔軌曰朕以寡昧纂承大統未能梟除凶逆奉迎梓宮枕戈含寃肝心碎裂惟爾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旌旗連絡萬里星赴進次汧隴便當恊力濟難恢復神州故遣中常侍藾馬拜爾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封西

平郡公軌固讓不受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一作治）中河西荒廢不用錢幣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斁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從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頼其利是時西胡致金胡餅皆弗蘇作奇狀前趙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

建興二年春二月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朝廷以軌年老多病拜子寔為撫軍大將軍副涼州刺史夏五月軌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藏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己丑薨於正寢年六十在位十三年撰易義十卷葬昭陵冊贈侍中太尉賜謚曰武穆私謚武公初軌風病積年二子代行州

事閑絶音問莫能知者軌頗識天文毎州内有賊輿疾

仰觀曰無能為害終如其言及祚僭號追謚武王廟號

太宗

十六國春秋卷七十